

声色

每一幅漫画 都饱含人间情味

□吴晓云

丰子恺的散文我从小就读,随笔系列活泼有趣。他的《教师日记》写于抗战之时,全家避居广西乡下,颇有乱离之叹,然苦中作乐,别有情趣。他谈风景、谈民俗、谈学生、谈亲情,春光依旧照耀破碎山河,烽烟未息犹有添丁之喜。丰老先生真一豁达人也。

丰子恺的漫画比文章更动人,深藏一种“拙”劲,寥寥几笔就是优美意境,他画儿童,家里的几个小孩就是模特,《阿宝赤膊》《郎骑竹马来》《儿戏》等等,童趣十足,观之粲然。他说:“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他画风景,总有一种禅味,《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原汁原味地用线条重现蒋捷名句,美而忧伤。《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帘幽梦,夜色静谧,此时无声胜有声。

丰子恺的每一幅漫画都饱含人间情味,没有崇高绚烂之美,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烟火气息同样富有诗意。民国时代群星璀璨,画坛颇多豪杰,他没有张大千的纵横古今,也没有徐悲鸿的中西合璧,题材多是乡音童趣,平常风景,笔触平淡,就像一个老朋友,与你坐在一起把酒话桑麻。

丰子恺是活跃的,他从不压抑天性,从细节处挖掘美与善。他喜欢孩子们澄澈的心,喜欢朋友赤诚相待。人生不过是一起看看风景,聊聊家常,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没有如愿,不如随心。哪怕经历战乱离丧,春天还是会准时到来,在每一处杨柳的叶上,在蓝天里风筝的翅膀上,在孩子们欢快的笑声里。

见
戢

漫画《儿戏》

旧时光

荤油的故事

□孙守云

在我们这儿,荤油说的就是猪油,也叫大油。别的,牛油就叫牛油,羊油就叫羊油,只有猪油才叫“荤油”。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不是哪家都能吃上荤油。

有一年,婆婆家养了一头猪,长到了二百五十斤。孩子们想杀,婆婆公公想杀,全家人都想杀。

猪杀了,开始焯油了,是肥的都焯了。直径一米多的十二印的铁锅,连肉带油焯了一大锅,之后猪油装了好大一坛子。这可是个宝贝了,放到下屋不行,怕丢;放到外屋也不行,也怕丢。婆婆家是三间草房东西屋,我们住在西屋。婆婆的东屋是南北炕,她让公公把荤油坛子放到北炕,她自己的脚边儿。我做菜时,需要上炕盛油,太费劲了。婆婆总不放心,怕我多放油,常常在油上面做个记号——是搭成十字形的两根小细棍儿,浅浅地按进荤油里。

也难怪婆婆这样,一大家子十多张嘴日子艰难,把荤油当宝贝是正常的。

猪油很珍贵,不是谁家都有的。好朋友生小儿子,孩子没有奶吃。医生说吃点儿荤油,孩子就有奶吃了。她丈夫买了好几家都没买到。我听说了,给她盛了两碗荤油,他俩特别高兴,对我千恩万谢。不过就是一两碗猪油,现在就是一坛子,也没人要了。

过去,婆婆焯油,都是晚上。孩子们一直在等吃油饺子(油滋啦),油焯好得十点。过去是土锅台,上面是十二印的大锅。还没等油焯好,锅台早就围了一大圈儿。焯好了,婆婆说,我给你们分一分,一个人分一小碗儿。有的吃完还要,不给就抢别人的,就打架,把婆婆都气哭了。

“肥肉满桌子,不如一口油饺子。”油饺子,也是我的孩子们最爱吃的,空口吃、烙油饺子饼、包油饺子酸菜馅儿水饺、油饺子炒饭……四个儿女特别孝顺,都常常回来看我们。他们一来,我就给他们焯油,吃油饺子。没吃完的油饺子都拿走了,只剩下一盆荤油。过去的宝贝,现在成了一个愁儿,谁都不要。有一次我干脆把荤油埋进花池子里,后来那儿的花比别处开的都好。

早些年,里面加荤油的糕点都特别贵,当时也觉得特别好吃,却很少去买,更多只是饱饱眼福。这些,现在不少都变成了不大健康的食品,买得起,却不敢吃、不想吃了。

这一回过完年,孩子走后,又剩下一坛荤油,到这会儿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如果婆婆还活着,是不是还会把荤油当过日子的宝贝呢?

笔记

尕海湖

□解良



一只小水鸭在稀疏的水草间捕鱼,像与人捉迷藏,潜入水中不出来,它的行踪还是被湖面上那条向前延伸的波纹线给暴露了。一只只灰色的燕鸥沿着湖边湿地一圈圈地飞,看上去要啄起尕海湖这颗明珠,实际是在钓鱼,在空中悬停片刻,一头扎下去,潜水啄鱼。八月是尕海湖最美的季节,却不是观看水鸟的最佳季。白天鹅滞留在故乡西伯利亚,成群的蓝马鸡迷恋着云杉,山柳,腊梅灌木丛,秋后才会随着雪线下移,回归海拔3400米的措宁草原。对于那些缺席的水鸟,听一听它们的名字同样能感受到美丽:红单,藏雪鸡、绿翅鸭、赤麻鸭、白琵鹭。每一种水鸟的名字,都像生长在高原上的花朵一样拥有自己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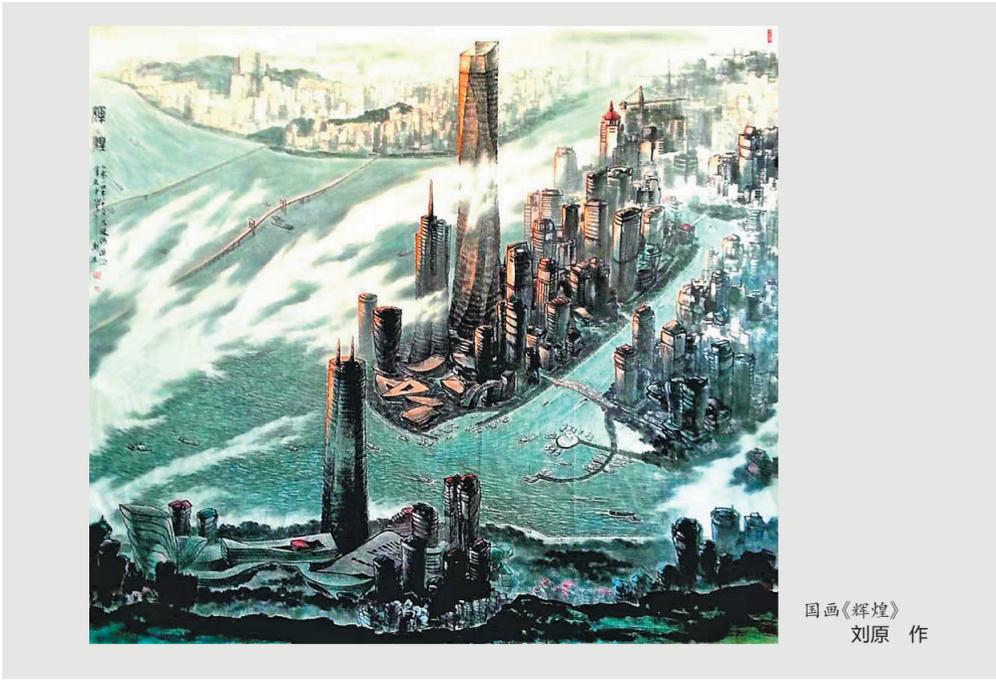
甘南之行,我事先没做好功课,只知高原上有狼毒花,花已谢了。入目的野花我叫不上名字,边看边问,为几个花名惊艳。浅粉色的花瓣紫色花蕾,一层接一层开得像一座塔。这种花,藏语名字是牦牛的牧草。微孔草开五角形花,被高原调色师——蓝天、白云、绿地和阳光调剂成蓝色,一种别致的蓝,星星点点开在油绿的湖畔,格外醒目。尕海湖是甘南第一大淡水湖,连着大片湿地草滩,沼泽中的苔藓、蕨麻、梅花藻、仙姿玉色,清香扑鼻。难怪每年有二百多种水鸟,从东南亚、尼泊尔及喜马拉雅山麓来这里生儿育女。

我是从拉卜楞寺过来的,车窗如取景器,猎获一路风情。八月的高原绿草如茵,浅黄色是坡上的小路,金黄色是熟在路边的青稞。收割青稞的女人身穿将两只袖子围系在腰间的袍,扎着彩色头巾,将收割下来的一抱抱青稞整齐地码在地里。在有白塔的藏寨,家家竖起用木杆串成的格子架,搭晒着一把把金黄的青稞。措宁,藏语是“牦牛走来走去的地方”,号称高原之魂的牦牛和小巧可爱的藏香猪,无忧无虑地行走在草地上。牦牛的尾巴像马尾鬃,尾毛长而浓密,甩起来很漂亮,是藏区珍贵的礼物。小小的藏香猪跑跑停停,随心所欲地吃着草间的人参果(蕨麻),肚子撑得老大,肚皮贴地,惹人发笑。

车子停在公路边小憩,有藏族少年骑马飞奔过来,问要不要骑马?司机武师傅答,我们去卓玛家。卓玛家的“当巴牧家乐”在草坡上,房子外墙

刷粉色,红门红窗,墙上画有吉祥图案。扎在草原上的几座白色毡房供游人住宿,五个人收费200元,还能享用酥油茶、青稞酒、手扒肉、骑马兜风,欣赏藏族油画家的画廊。距卓玛家不远就是一望无垠的尕海湖。头顶洁白的云缎,放眼烟波浩渺的圣水,享受尕海湖的纯净与安宁。温和与斑斓,我暂且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若把尕海湖比作人间天堂,她属于鸟,牦牛和藏香猪,属于藏族牧民。从夏河一路走过来,辗转的车轮总让我回想拉卜楞寺不停转动的经轮,耸立在灵气之地的白塔,挂在山顶、山口、河边和桥栏上的五彩经幡。夜宿碌曲大酒店,我听到女服务员一边扫地一边在念嘛呢咒。在尕海湖弯弯曲曲的栈道上,一对藏族情侣正在湾里拍结婚照,没披婚纱,穿着美丽的藏袍,见一个游人坐在栈道下的草地上拍照,新郎马上制止,说的是倒装句,尕海湖的一草一木人人都要爱护。藏族新郎,扫地姑娘,对草原的呵护,对草原的虔诚,让我觉得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拥有这片天堂般的家园。我们不过是到此一游的匆匆过客。

国画《辉煌》
刘原 作

浮生记

寂寞的人在吵架

□瓜哇岛

永远斜靠在院墙上,关和不关都一样。

夏天的时候,院墙上爬满了丝瓜秧、扁豆秧、葫芦秧,甚至还有黄瓜秧,非常茂盛的样子,院门上也爬满了,这显得门口很阴凉、潮湿,院子更幽静。

很热的时候,他们会坐在门口乘凉,面无表情地看来往的人来去匆匆,很遥远很局外的样子。每次走过这儿,我都好像走进了千年古洞,一些很热闹的想法就消失了。我忽然一下子被寂寞的时光击中,静下来。那时我很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都经历过什么?知道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们很少说话。但也不是不说。有一回我下班回家,老婆儿一个人坐在阴凉里,不料我听到了说话声,我仔细看看,是她一个人——原来她在跟自己说话,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她分明在说话。

还有一回,老两口在院里大声对话。

“墙上的丝瓜该摘了。”老婆儿说。“他们不来拉倒。”老头儿声音很

读诗

光从上面下来 (外四首)

□世宾

要相信这大地——疼和爱
像肉一样盛开,绵绵不绝
要相信光,光从上面下来
从我们体内最柔软的地方
尊严地发出来

大地盛放着万物——高处和低处
盛放着绵绵不绝的疼和爱
盛放着黑暗散发出来的光
——光从上面下来,一尘不染

那么远,又那么近
一点点,却笼罩着世界
光从上面下来,一尘不染
光把大地化成了光源

伐木者

伐木者伐木,在有些幽暗的林间
他们挥舞着斧头,木屑横飞
鸟雀在鸣唱,阳光在林子外变得更加猛烈
他们谁也不在意,只顾着自己手头的活计——
斧头准确的落点
至于他们穿着的外衣,斧头的弧线
以及华而不实的架势
这可是新手们的把戏

伐木者在伐木,他们多像那老了的诗人
在人群中行走,木讷,拙于言语
他不再四处寻找什么语言、诗意
许多事物已不再令他兴奋
他只是有时感到欣喜
便轻轻地道出,只是道出

伐木者伐木,诗人写诗
他们不需测量、计划
斧头落在哪里,木头就在哪里断开
诗到哪里,语言就到哪里
世界的秘密不再躲闪,已经敞开

车八岭

小山庄镶嵌在群山之间
简洁和静穆正在构筑新的气象
经过落叶、溪涧、树林
依然洋溢着绿意的林间苔藓
一条山间公路,驶出热热闹闹的检査站
再深入些,就是豹子和蛇的世界
而清澈的泉水,涌动的鸟鸣
有着更深的寓意,它们的洁净
并非全部源于自然
它们与退耕还林的山村
无意间,着手重建了一套新的词库
不必过分依赖那些旧的词汇
如果清泉是一条路线,肯定会闪烁
沿着它,总会有不俗的表现

春寒料峭的一朵黄花

群山墨绿,世间没有比这一刻更需要确认
万般的骚动,却只有躯壳
你在落叶间踏出的响动
也只能陡增空山的虚无

春寒料峭,绝壁上的一朵黄花
开得如此突兀
它的闯入,多么像一个异端
却从哀乐的合唱中,升起了希望

萧瑟的情景中,万木的绝望
有如赴死的灵魂。绝对的隔绝
使它们忘记了彼此曾经的所是

正是这万籁俱寂的一点回声
却像那懵懂的闯入
又像那被压抑的傲世一呼
召回了大地时序的足音

小青藤

到了篱笆上,小青藤有了根据地
之前它小心翼翼,从泥土里探头
忍受昆虫的噬咬,艰难地
用几片嫩芽搭起了梯子

“只有阳光照耀的地方才值得活”
它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它
甚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因为怜悯从未在丛林的法则中产生

它被自由的意志带向了高处
柔软的触须最清楚四周的障碍,因为
它周围的否定力量具有高高在上的傲慢

小青藤攀上了篱笆,就拥有一片新天地
它看不见的脚爪,很快
就把那张绿色的大网
铺向所有的角落